

書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二

門人金華宋濂編

桑海遺錄序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畝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暨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考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柁槁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攝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

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卑入城與權  
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  
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  
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  
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  
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  
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  
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宋  
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  
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  
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偽臣以為治終不足以

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  
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  
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  
之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  
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  
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  
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  
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  
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  
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  
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

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  
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骭蘭筋備盡  
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千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飢然竟無  
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  
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  
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  
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采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古詩考錄後序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  
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  
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身與魯

大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  
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  
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  
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  
以其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  
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為漢雅樂之  
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  
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朦朧之任未必能勝夫齊  
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  
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之間韶者則後  
容和緩觀武者則發揚蹈厲是獨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

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錄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黃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始嘗為平仄固未始嘗為交清固未始不叶為濁濁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者乃用是而補音補韻先傷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

采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無以聲為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為律者何也又安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為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末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於一有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地自然之運又豈待乎人力之強為者哉何

則一定者理也。雖其體其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盡且可以數莖之著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為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哉。自秦滅六經易以上筮故存漢雋林傳孔子六傳至雷州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守京房則又受學外黃焦延壽不與何同。漢初河內女子始獻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牆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故世之稽吉凶刺休咎者徵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它則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為世對待以世而為其主之相者為應世之所。而陰陽之所肆者為飛摩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

者為伏起乎世應周乎內外終始始而後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為能探河洛圖書之蹟家自以為能發周孔文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大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括蒼陳生嘗出大衍易數一卷間為予占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十有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動矣。要之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

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  
生盍歸而務求其要欵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 泰階六符經後序

泰階六符經者本黃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  
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  
遠又疏其文頗類甘石諸人所為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  
之論陰陽五行者尚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  
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  
乾坤開闔莫非一造化亭毒之妙其言必有其徵其事必  
有某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饑華泄電與於天之治天  
人兩間似皆有以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管

窺蠡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  
直日用事董仲舒睦孟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  
異之驗或身遽以死或國隨以蹙迄不少救然而天文月  
令讖緯術數百家雜起不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  
鈴決冥奧覈禰福之源蠶談而甬辯啓穴而鑿牖抵足以  
長姦偽而甚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漢世世主以是論政  
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泥也子不語恠力亂神又曰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庸詎有若是云云者乎當東方朔陳是  
說時上始為微行行暴肆侈越制三度舉蓋屋鄔杜陸海  
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父子相食  
斯其為人病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脩吾事以畏天可

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為也人  
何與焉天豈若世之小丈夫然哉恣然喜頽然怒人人而  
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決也一日之頃雖千技百變而為  
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為天人為人毋相瀆也至其所以兼  
統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無變氣有變也然上初即位  
天表已多變關東大饑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  
考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變何自作哉將人子未嘗有  
過父母乃先作色以待其有過固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  
心一室文景富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欤  
抑亦君德之勝為足以銷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  
也而今乃欲以膚學謏聞者盡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  
乎哉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  
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唐僧一行  
禿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唐中善用八年月  
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  
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為世係之星曆所謂十  
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  
之為經日月五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

五度有畸之內與之為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  
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  
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東南有  
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  
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國星又與前十二  
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十二次則為玄枵星紀  
之交當十二國則為齊吳濱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  
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有定屬也雖然北極居天之中常  
在人北北斗實為帝車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  
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灤水北斗已

南迤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  
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一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曆  
家所謂黃道是巳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縮  
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內  
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少測之哉它則紫氣以祥  
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  
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為異老子之  
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氛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為  
蝕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  
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

韋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寶婆羅門伎士而曹士為  
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為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  
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  
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  
而槁條而疑聚忽而斯盡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  
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  
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  
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  
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為是法者亦且  
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持采別說以序之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其姓族邑里或  
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大史公老  
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  
清淨自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  
文成五利之徒透誣恠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  
一致槁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  
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偽者方以天文卦候  
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  
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  
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偽者當天下多故欲自  
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

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  
觀天隱子冲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  
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  
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  
誣恠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  
傷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傷者則曰此氣也  
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回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  
化溟滓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  
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  
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恠而不  
言故曰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

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  
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  
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  
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  
語曰大彭豕鬻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  
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  
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  
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  
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  
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  
於樂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

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  
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  
上廣樂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其御  
天下分為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土宇  
曾未幾何南北鼎爭光岳氣裂兵戈日尋生靈塗炭於是  
我朝興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  
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  
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  
版籍今則不聞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

北之不足頤獨何哉嘗聞古稱秦雍為天府齊地負海亦  
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寢為不及宋承唐  
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兩國遼得燕雲三關之  
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太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  
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遷吳會荆襄兩淮又為邊面而應  
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窳險平世金  
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示夾攻黎雋奇兵竟  
成幹腹由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  
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  
蓋至宋移蹕江閩嶺海之所奔轉及其既亡又未嘗苦操  
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

為天下取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為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廩要亦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且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之世每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

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為姦勾稽文墨補苴漏塗捺歲月填塞辭欺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稟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付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

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容盜臣常俸至不能自給  
或多賦吏兵則自近成遠既為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師  
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治  
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  
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  
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  
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  
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  
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邢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  
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  
能以賑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治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

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  
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  
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  
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  
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於上已而山東衛子地富兵  
強跳踉負固卒貼征誅殲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  
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  
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治政理  
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  
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  
令之職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為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

本歐陽子之所集為疏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予亦過論矣哉

###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  
嘒雜摹擬盜襲層見間出厭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  
其時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  
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也太史采之  
太師肄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  
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脩  
之燕代荆楚稍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

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寢盛而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為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風沙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為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秦弼列地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弊蕃戎

構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蹙我場疆而天下之勢卒以歲  
處於邊擐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  
亂亡之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  
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  
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  
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  
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  
至予聞唐有宋沈者開元宰相璟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  
伎即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筆策者且曰彼將神  
遊墟墓伎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工大驚夫以春  
秋之世鄭之七子嘗賦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所向  
然今宋沈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死生貴賤不遺毫髮  
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為樂也詩殆難言矣乎今之學  
者深沉之思不講而講為鹿踈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  
而益為寤寐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  
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誚於宋沈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  
是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慎哉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  
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  
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紙  
劉賈之遠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

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遠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五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尹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

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蕢序蕢太和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蕢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壯哉蕢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訐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為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蘄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

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於元饒州書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旁魄輾轉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予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闢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 春秋折衷後題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傳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為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

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忠臣哉  
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  
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及之  
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  
氏釋病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  
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今  
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  
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  
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  
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  
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  
經也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  
脫藁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後諸國赴告故又博  
採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  
國寶書傳者後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  
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  
擣杞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道衰

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鬻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也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訖于獲麟要之春秋固魯也石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脩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

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得之剡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曰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伯而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春秋通旨後題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後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讎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寤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

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斲死會夜月出即逝乃亟被鞍躍馬彌積戶間見其解髮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

嘗見曰我欲取宋鄉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二

附錄一卷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闡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

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國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國夫人父諱直  
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  
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  
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  
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  
命騷之言崑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  
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令各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  
與群童放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  
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  
尔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第一

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  
出所藏書畀之讀巖南尤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  
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  
趣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林政不足多  
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群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  
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  
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  
持尺書論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迺祐間貢  
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  
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  
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

烏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  
澄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  
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  
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  
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  
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  
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榛篁蒙翳似  
不類人世先生日歎咏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將覽  
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  
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  
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

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  
遷不當使與鄒衍甄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  
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  
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  
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  
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  
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  
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  
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  
未行而疾作表風挾冷血交靛頰面壅黑兩脰罷辱不可

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任席命不自  
振忽夢作重汪綺贊覺謂人曰汪綺殤者也予自嬰疾以  
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  
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  
治後事二子士諱士諡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樞密卿之盃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  
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  
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  
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  
與人將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  
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瞻慕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

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味捷如  
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卷戲為長歌頃  
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綉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  
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  
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  
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  
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  
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維  
渾瞻富唯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  
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  
生諸作宜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

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夫火燁燁，司于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紉輪囷，敷為至文，降于人也。芥藻交橫，黼黻斯皇，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焱行，品彙咸亨，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腹，不顯其施，迄于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雜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秦華嶙峋，長河齋沚，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圍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彛，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壽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

續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  
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  
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  
振之章皆不足闡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  
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  
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

附錄一卷



書